

收藏

“云南省立第三师范藏书”印

□ 师文涛



舞”)县雨旺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少年时期在家乡读私塾,学习刻苦,成绩优良,1903年考入曲靖府中学堂,1906年以优良成绩被选送云南省立优级师范学校学习。在三年的学习中,每次考试均为全校第一,受到校长周钟岳的器重,毕业后即留校任教。辛亥革命后,蔡锷任云南都督,蔡锷认为:建设需才,育才需学,设学必先师范。为了发展云南的师范教育,决定在曲靖设立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时的省教育司司长周钟岳即委任谢显琳出任校长。1913年3月下旬,云南省立第三师范正式开学,招生范围为曲靖府所辖的曲靖县、沾益、陆良、马龙、罗平、师宗、富源、会泽、宣威、寻甸及泸西、丘北、弥勒等。学校初创,学校的校训是“勤学业、守校规、习劳苦、甘淡泊、崇道德、尚美感、爱国家、遵宪法”。学校风气良好,学生读书兴趣浓厚,受到社会的称赞。谢显琳在执教的半个多世纪中,连续担任该校校长长达45年。

1932年,学校改为云南省立曲靖中学,附设乡村师范。1934年,曲靖中学更名为曲靖师范学校,1935年又把师范学校改名为省立曲靖中学。之后又反复改变名字,恰如《三国演义》之中所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它实际上是现在曲靖一中和师范学院的前身。而我,又是毕业于曲靖师专中文系的,所以这本书和我是有渊源的,能遇到它,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早在1928年春,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成立了曲靖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由陈香圃老师任书记,吴永康、丁锡禄、刘苑梅为支部委员。后吴永康等人于1929年春,在陆良县城的第一小学成立了中共陆良特别支部,吴永康任特支书记。1930年震动全省的“陆良暴动”,其中很多领导都曾是曲靖师范的学生,他们像火种一样,在陆良城乡的学校当中,点燃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燎原之火。如宣威人徐文烈,在暴动后回到家乡,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宣威时,即参加红军,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岁月荏苒,一眨眼,一百多年过去了,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不仅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还要继续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

近日淘书时发现一本没有封面、民国15年(192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淮南子》,是“学生国学丛书”中的一种。虽然没有封面,但因为选注者是现代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而且扉页上钤着一方篆书印,因此和其他书一起买了回来。

晚上在灯下细看,才发现不只是扉页上钤着藏书印,在正文第一页下方也钤着同样的一枚藏书印。这方印纵7.5厘米,横4.7厘米,一共三行字,每行四字。我认识的篆字有限,大多只能联系上下文来猜。第三行四字是“学校藏书”,这是肯定的;第一行四字,虽然第一个字不太清晰,但四个字“云南省立”也是确定无疑的。中间一行的四个字,我能确定的是“第”和“范”,至于“叁”和“师”,就只能猜了。虽然我自己就姓师,但这种篆书的写法却从未见过。查阅我手里的工具书——《十体字帖》和《书法字典》里都没有这种写法,一般都是写成左右结构,没有写成上下结构的。因此这方印的印文应该是“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藏书”,证明这本书就是这个学校的藏书。

说起“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不能不提到它的创办人、曲靖市著名教育家谢显琳。

谢显琳,1887年生于富源(原称“平



掌故

金岳霖喜欢小说

□ 王吴军

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金岳霖教授出任西南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本来,金岳霖是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但是,他却非常喜欢读小说,从中国的小说到外国的普鲁斯特写的小说和著名的福尔摩斯探案的小说,他都看。

金岳霖最喜欢看的小说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和民国时期平江不肖生写的《江湖奇侠传》这两部书。

1938年,金岳霖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有一次,沈从文请他去给爱好文学创作的西南联大的学生作一次小说和哲学的学术讲座。

当时,沈从文给金岳霖的这次讲

座定了个题目,叫《小说和哲学》。讲座一开始,大家以为金岳霖一定会讲出一番鲜明而让人信服的道理,不料,金岳霖讲了大半天,最后,他讲出的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任何关系。于是,有学生困惑不解地问金岳霖:“金先生,那么《红楼梦》这部小说和哲学有没有关系呢?”金岳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红楼梦》这部小说里的哲学不是哲学。”顿时,满座哑然,大家都无言以对。在座的那些读过《红楼梦》的人都默默回味着金岳霖的这句话,最后,大家纷纷欣然点头,接着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大家对金岳霖的这句话表示出的由衷的称赞。

书话
以悲悯之心开具时代“药方”
——读韩浩月新著《万物皆有光》 □ 刘敬

《万物皆有光:以文化眼光洞察世间万象》
作者:韩浩月 著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7月

“内心有光,不惧黑暗。”这是韩浩月郑重题于新著《万物皆有光》扉页上的两句话,可以说言浅意深,触人心弦。捧书而读,颇觉厚重。这“厚重”者,乍看似源于纸页的精致与绵韧,细品方悟为作者的文字与思想。实际上,此书恰是身为著名文化评论人、作家的韩浩月近十年来发表于《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等各大媒体的评论、随笔之精选集。仅就内容而言,书之副标题“以文化眼光洞察世间万象”可谓一语中的。

全书收录文字约90篇,分作“文化解药”“时代面孔”“文字有光”“风月同天”“星空大地”五辑。作者始终如一坚守底层立场,字里行间充满人文关怀。在首辑“文化解药”中,韩浩月欲通过对社会、时事、文化等热点事件的探究、梳理与把脉,寻求共通之处,然后“对症下药”,以悲悯之心开一剂独家良方,以期引领你我更加理性、更加客观地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而避免片面化、偏执化,以致会迷失于表象,妄加判断,以讹传讹;透过第二辑作品里一张张“时代面孔”,诸如余华、梁鸿、李子柒、黄永玉、格丽克、吴孟达、贾浅浅等文化界近些年来颇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便能更加明晰与准确地认清自己所处时代的现状,然后更加接近时代的本相;第四辑“风月同天”,则有着明显的网络时代的印痕:“表情包”“养娃人”“朋友圈”“葛优躺”“流浪大师”“红包图片”……作者通过深入的思考,在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的重叠交叉处,以独到的视角、鲜活的事例,精准有力地剖析之,让人犹如醍醐灌顶……

至于“文字有光”与“星空大地”两

辑作品,似乎有些“另类”,所以有必要拎出来单说。前一辑自“读书人为何缺了书卷气”始,至“不必对书店有‘文化洁癖’”终,15篇佳作,皆与读书有关。在电子阅读、碎片化阅读甚嚣尘上的倍速时代,说书卷气,谈新华书店,论理想阅读的几个场景,议读书的仪式与形式等,委实令人刮目。我想说的是,这些篇章更多的漫逸着散文的气质,蕴哲理,有意味,虽貌似少了一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快意,实则温暖,真挚,隽永,这不仅让我想起了他在评论大咖外那个“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的身份,也想到了这两年先后拜读过的他的“故乡三部曲”系列散文集:《错认他乡》《世间的陀螺》《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等。有道是“书卷多情似故人”“千古知音最难觅”,对于我等书虫,此辑作品的情感力量无疑是最重要的,那些文字,即便在暗夜里,也会发出令人惊喜、慨叹并在心底坚定“读书是一种信仰”的灼目光芒。

最后一辑“星空大地”,收录的是作者“下水”而作的十余篇同题高考作文。正所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高考即是人生路上的一座大山。一年一度,作者欲重返青春,让自己的一颗心与那些身在考场的十七八岁的孩子们的心同频共振,复以笔下那些曾入选全国多地中高考语文(模拟)试卷的匠心独运、自成风格的文章,为中学生、语文教师以及家长朋友们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与成熟的谋篇技巧……

韩浩月坦陈:“评论写作在影响他人方面,是不能作硬性规定与要求的,尤其是在这么一个观点多元、众声嘈杂的时代,影响他人,变成了一份特别艰难与奢侈的工作。似乎不得不接受,在一个大家都自说自话的社交媒体环境下,个体发声者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喇叭’……”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并不“孤独”,因为,写作本身便是一种“疗愈”:“无论是喝醉了、失眠了、孤独了、绝望了……都要在你拿起笔的那一刻恢复理性,用镇定、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审视放在眼前的题目,去逼迫自己做一个清醒的人,尽量不要让笔下的每一个字变形走样。”于万千读者而言,即便是作者的某篇文章,某段话,甚或仅是某个观点,若能因其得到别样的启发与意外的收获,那这种“疗愈”的功效便自然放大了百倍、千倍……

古诗词中过“七夕”

□ 张帮俊

学而

“七夕”浪漫的传说,凄美而又浪漫的爱情故事已经传唱了千年,不知迷醉了多少人的心。滔滔银河阻挡不了“牛郎织女”的相思泪,这个属于中国人的爱情故事,年复一年地继续着……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宋·秦观《鹊桥仙》的经典诗篇,其中最后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种正确的恋爱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婉转缠绵中透着股豪放。《行香子·七夕》“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婉约深情,唱尽“七夕”节痴男怨女衷情,又透出清朗气息。当是“七夕”词中翘楚。

苏轼《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词:“缑山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骏女。凤箫声断月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客槎曾犯,银

河微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苏轼写七夕,摆脱儿女艳情旧套,抒写赠别。行文紧扣七夕,格调上却以俊逸旷达取代缠绵风习,别具一格。

唐·杜牧《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秋天的晚上,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增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一个孤孤单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星光映衬着皇宫里的石阶,夜色凄清如水,是该睡觉的时候了。可是,宫女却睡不着,依旧坐在石阶上,仰望着银河两旁的牵牛织女星。那牛郎织女感人的故事,牵动着她的心,让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产生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所以此诗写的是一个失意宫女的孤独生活和凄凉的心情。

徐志摩曾经说过,一个人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岁月已经走过千年,可是,那份真挚的爱情却在人们心中永恒。这正是:漫漫岁月长又长,你我情意缠绵。闪闪银河长又长,你我心意总相投。鹊儿搭桥长又长,你我七夕喜相逢。幸福未来长又长,久久爱意在心头。